

# 新年

32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人民出版社



7247.55-51

1  
:32

71813

# 新年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32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##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③②

出版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73册） 每册 8.00 元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## 序 言

《新年》这个故事十分有趣，是一个短篇，很有几分寓言的意味，写人内心深处的贪欲，一连串故事中的一个主要人物——杰克上校——就此失踪。

卫斯理故事在《新年》之后，辍写了相当长一段时期，大约有六年，六年之后再写的风格颇有改变。

这次重新校订，没有能按照发表的次序，《新年》之后还有几个故事，算是“旧作”。

《创造》这个故事，可以改名叫《改造》，写两个改造者的失败，而且指出改造永远不会成功，人不能改造人，更不能创造出什么奇迹来，人人都以自己为蓝本，而在本质上，每一个人都大致相同。

卫斯理  
一九九〇年

##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    | 38 连锁    |
| 2 地底奇人    | 39 愿望猴神 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 | 40 迷藏    |
| 4 妖火      | 41 天书    |
| 5 真菌之毁灭   | 42 玩具    |
| 6 蓝血人     | 43 寻梦    |
| 7 回归悲剧    | 44 后备    |
| 8 蜂云      | 45 第二种人  |
| 9 奇门      | 46 盗墓    |
| 10 透明光    | 47 搜灵    |
| 11 真空密室之谜 | 48 茫点    |
| 12 沉船     | 49 神仙    |
| 13 地心烘炉   | 50 追龙    |
| 14 地图     | 51 洞天    |
| 15 不死药    | 52 活俑    |
| 16 规律     | 53 犀照    |
| 17 支离人    | 54 命运    |
| 18 贝壳     | 55 异宝    |
| 19 仙境     | 56 天人    |
| 20 访客     | 57 迷路    |
| 21 蛊惑     | 58 血咒    |
| 22 狐变     | 59 海异    |
| 23 老猫     | 60 宝狐    |
| 24 尸变     | 61 灵椅    |
| 25 笔友     | 62 奇缘    |
| 26 大厦     | 63 精怪    |
| 27 古声     | 64 鬼钟    |
| 28 换头记    | 65 妖偶    |
| 29 原子空间   | 66 魔像    |
| 30 红月亮    | 67 亚洲之鹰  |
| 31 鬼子     | 68 异军    |
| 32 新年     | 69 心变    |
| 33 魔磁     | 70 通神    |
| 34 影子    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    | 72 泥沼火人  |
| 36 眼睛     | 73 鱼人    |
| 37 木炭     |          |

2AD30/59

**新年**



## 第一部：自天而降的金钥匙

小时候，看儿童读物，每逢过年，总有一两篇文章，解释为什么叫“过年”。据说，“年”原来是一种十分凶恶的野兽，每到了一定的时间，出来一次，见人就吃，所以到了这一夜，家家都不睡觉，防守着。“年”这头凶猛的野兽，又怕红色和吵闹声，所以家家的门口，都贴上红纸，大烧炮仗。到了第二天，人互相见面，看到对方还好端端地，没有给“年”吃了去，于是，互相拱手道贺，恭喜一番。

这种传说，现在的儿童好像不怎么欢喜，至少，很少有介绍这种传说的儿童读物。

“年”如果是一种凶猛的野兽，那么，这种野兽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像狮子，还是像老虎，它的胃口究竟有多大，究竟要吃多少人才能够饱，为什么不多不少，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出来一次？传说究竟是传说，这些问题，因为根本没有人回答得出，所以也不可深究。但是，过年仍然是过年，过了这一夜，大家见面，还是要恭喜一番。

街上的人很挤，人人都有一种急匆匆的神态，好像都在赶着去做什么事，但这些人是不是真有什么重要的事去做，王其英对之甚有怀疑。

所有人都繁忙，王其英是例外，他斜靠在铁栏上，铁栏在人行隧道的出口处，各种各样的人，像湖水一样涌出去，只有他懒洋洋地靠着铁栏，甚至还有空打上几个呵欠。

王其英打了两个呵欠，拍了拍口，几个人在他面前，一



面大声讲着话，一面走过，王其英不想动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地方可去。

他是一个流浪汉，白天，到处坐，到处走，到了晚上，就找一个随便可以屈身子的地方躺下来，然后，又是第二个明天，这就是他的生活。

很少人注意他，偶然有人看他一眼，也全是可怜的神色。然而王其英却不觉得自己可怜，也反而以为那些在街上匆忙来往，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奔波的人，比他更可怜得多！

不过，有一点是最麻烦的，这一点，他和其他所有人，没有分别，他会肚子饿。而现在，他肚子饿了！

他经常肚子饿，每当他真感到肚子饿的时候，他就不再站着，而是坐下来，将头上戴的破帽子，放在面前，坐上一小时，或者两小时，破帽子内，可能会有十几枚硬币，他就可以解决肚子饿的问题。

王其英很不愿意那样做，可是，他的肚子却逼着他非那样做不可，他叹了一口气，摘下帽子来，抓着乱草一样的头发，蹲了下来，放下帽子低下头，闭着眼睛。

有多少硬币抛进他的破帽子来，他可以听得到，一枚、两枚、三枚，经过的人多，硬币也来得快些。然而突然间，他呆住了，那一下声响，不像是一枚硬币。

他抬起头来，向帽子里看了一眼，他看到了一柄相当大的钥匙，钥匙上有一块两寸见方的腊牌。

他再抬起头来，向前看去，想看清楚是谁抛下了这柄钥匙的，可是他看到的，只是潮水一样来去的人，他甚至不知道抛下钥匙的人，是从哪一边来，又走向哪一边去。

王其英伸出手，将那柄钥匙，取了起来，一条短链，和金光闪闪的钥匙，拿在手里，沉甸甸的，很重，好像是黄金的。

王其英呆了一呆，他才想到，这枚钥匙是金的，也已看清了夹在附在短链上的那块腊牌，是两层的，当中夹着一张纸。

在那张纸张上，写着很工整的一行字：“这枚钥匙是黄金的，如果你卖了它，可以换来一个时期比现在丰裕的生活，但是——”

写到这里，下面便是一个箭嘴，表示还有下文。在纸的另一面，王其英用力扭断了腊片，将纸取了出来，打开，纸的第二面上，写着：“如果你照这个地址，在新的一年里来临之前的一刹那间，午夜十二时，开门进去，将会有你绝对料不到的事发生。朋友，你自己选择吧！”

再下面，是一行地址。

王其英呆住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的？不是什么人在和自己开玩笑吧？

一想到“开玩笑”，王其英不禁苦笑了起来，自从他变成了流浪汉之后，所有的人，忽然之间，都变成陌生人了，除了顽童站得远远地向他抛石头之外，他还想不起有什么人会和他开玩笑。

而且，那也是实在不像开玩笑。这柄钥匙，看来真是黄金打造的，而且，可能三两重，如果卖了它，真可以过几天舒服的日子。

至少，他可以再尝尝睡在床上的味道，他已经很久没有睡在床上。虽然有人说，金钱只能买到床，不能买到睡眠，

但是王其英却可以千真万确地知道，同样睡不着，在床上睡不着，比在水泥地上睡不着好得多了。

一想到这一点，王其英连忙将这柄钥匙，紧紧握在手中，人仍然像潮水一样，在他面前经过，他的破帽子里，已经有了七八枚硬币，他将那七八枚硬币，拣了起来，戴上帽子。多少年来，他没有那么急急地走路了，他夹在人潮中，向前走着，走过了很多条街，才来到了条横街的金铺之前。

他一下子就冲进了金铺，等到金铺中的所有人，都以一种极其异样的眼光望着他，他才想起，自己破烂的衣服和黄澄澄的金子，实在太不相配。

为了怕人误会，他连忙先摊开了手，他一直将那枚金钥匙抓在手里，打开手掌来，自然人人可以看到他手中的那柄金钥匙了。

他走向柜台，笑了一下：“老板，请你看看，这个有多重，值多少？”

一个店员，仍然充满了疑惑的神色，但总算伸手，在王其英的手中，取过了那柄钥匙，在一块黑色的石头上，擦了一下，看着，神情更加吃惊，像是手中捏着的，是一条毒蜈蚣一样，忙又放在王其英的手中：“走，走！到别家去！”

王其英整个人都热了起来，登时涨红了脸，大声道：“为什么？我想卖给你们！”

店员的声量更大：“我们不收贼——”

他那一句话没有讲完，另一个店员，就拉了拉他的衣袖，那店员也没有再说下去转过身去，没有再理王其英。王其英听出那店员没有讲完的话是什么，他拍着柜上的玻璃：

“你以为这是我偷来的？你口中说干净一点，别含血喷人！”

几个在金铺中的顾客，都带着骇然的神色，走了出去，王其英还在闹着，一个警员已走了进来。

一看到警察，王其英就气馁了。

一个流浪汉，每天至少三次以上被警察呵责赶走的经验，久而久之，就养成了一种习惯，一看到了警察，就会快点走开。

进来的那个警察，身形很高大，才一进来，就一声大喝：“干什么？”

王其英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头一低，向外便钻，当他在那警察的身边擦过之际，警察一伸手，拉住了他的一只衣袖，王其英一挣，衣袖被扯了下来，王其英飞快奔出了金铺。而等到那警察追出来时，王其英早已奔出了那警察的视线范围以外了。

他其实并没有奔得太远，只不过奔了条街，一面奔，一面回头看着，所以，他一下子，撞在我的身上。

我正因为有点事，要在这条狭窄的横街找一个人，所以一面走，一面在抬头看着门牌，王其英撞了上来，我才知道，我被他撞得退开了半步，立时伸手抓住了他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王其英连声道：“对不起，先生，真对不起！”

我那时，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可是他的情形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流浪汉，而他出言倒十分斯文，是以我“哼”了一声，松开了手，继续向前走。

他向我望了一眼，忽然在我的后面：“先生，我有一件事，想请你帮忙。”

我望了他一眼，他已将那柄金钥匙递到了我的面前，道：“先生，请你看这个！”

我略呆了一呆，在他的手中，拿起那柄金钥匙来，一上手，就知道那是真金的，我又打量了他一下，虽然我没有说什么，但是我脸上的神情，却是很明显的，所以王其英立时道：“不是偷来的，先生，是人家给我的，随便你给我多少钱。”

我掂了掂那柄金钥匙，摇头道：“对不起，除非你说得出是什么人给你的。”

王其英苦着脸：“我不知道，真的，我蹲在街边，等人施舍，忽然有人抛了这柄钥匙给我，对了还有这一张纸！”

我摸索着，将那一张纸摸了出来，我看着纸上的字，也不禁呆了半晌。

这种事，好像不是现实世界中会发生的，那应该是童话世界中的事情！这种事很吸引人，试想，一柄金钥匙，一个神秘的地址，落在一个流浪汉的手中，而凭这柄钥匙，就可以进入这个神秘的地址之内，谁也不知道，进入那里之后，会发生什么事。

我望着王其英，虽然我一眼就可以肯定，那柄钥匙，的确是纯金的，同时我也立时，断定了那是一个骗局。看样子，王其英像是一个知识分子，这一切，可能全是他编出来的。

而这一柄纯金的钥匙，只不过是骗局开始时的“饵”而已。不过一时之间，我也想不出，他使用这样的“饵”，究竟想得回些什么。

自然，我既然认定了那只是一个骗局，不会有兴趣再研

究下去，当然也不会介入。所以，我只是向王其英笑了笑，同时，含有警告意义地对他道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么，你还是保留这柄钥匙做一个纪念吧，不必再到处去找人听你的故事了！”

王其英的脸，红了起来，他嗫嚅地道：“你不相信我？”

我仍然笑着：“算了吧！”

王其英苦笑了一下：“先生，我是一个知识分子，你不相信我，不要紧，但是我说的实话。”

我没有再理睬他，自顾自向前走，可是他仍然跟在我的后面，我开始感到有点讨厌了，回过头去，对他怒目而视，他又开口：“先生，我姓王，叫王其英。”

他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我“哼”地一声，已经在我的神情上，表示了极度的讨厌。

王其英仍然继续道：“虽然我亟需要变卖这柄钥匙，我希望有一点钱，但是，不会有人肯出钱向我买的，在这个社会中，人和人之间，没有信任，没有人会相信一个陌生人的话，没有，那真可怕。”

他忽然之间，发起对社会的牢骚来了，这倒使我有点啼笑皆非，我当然不会和他去辩论什么，只是冷笑了一下：“你和我讲这些有什么用？”

王其英道：“我既然卖不出去，就只好照那张字条上所说的地址，去试一试运气了！”

我态度仍然冰冷：“悉随尊便。”

他苦笑了一下：“请你——”

看他的样子，他像是想向我提出什么要求来，但是他只

讲了两个字，就挥了挥手：“算了，现在，谁会关心一个陌生人，算了！”

他一面挥着手，一面现出极度茫然的神色，缓缓转过身，向前走去。

在我看到他脸上出现如此茫然的神色的那一刹间，我真想出声叫住他，想问问他究竟对我还有什么要求，但是我终于没有出声，而他渐渐走远了。

我略呆了一呆，继续去找我要找的人，办完了事，回到了家中，也不再记得王其英这个人了。我看过那个地址，但是由于我当时完全没有加以任何注意，所以，我也没有记住它。

又过了几天，离年关更近了，街上的行人看来更匆忙，人人都忙着准备过年，傍晚，我自繁盛的商业区出来，在拥挤的人丛中走着。

突然间，马路上行人一阵乱，不但四下奔走，而且还在大声呼叫着。

那情形就像是有一头凶猛之极的野兽，忽然闯进了人丛之中一样，有两个人在我身边奔过，他们奔得如此之急，几乎将我撞倒。

而在他们奔过之后，我也看到为什么忽然会如此乱的原因了。有一个人，分明是疯汉，手中持着一柄足有一尺多长的牛肉刀，正在喊叫着，挥舞着，乱挥乱舞，已经有两个途人受了伤，其余途人，只顾自己逃命，没有一个人去帮助受伤的人。

那疯汉继续在向前奔着，看样子，再让他这样疯下去，

会有更多的人受伤，我连忙脱下了大衣，向着那疯汉，奔了过去，奔到了那疯汉的前面，那疯汉陡地举起刀，向我劈面砍了过来。

在那一刹间，我陡地呆了一呆！

那疯汉这时的神情，十分狰狞可怖，但是不论怎样，我却还是认得他的，他就是那个几天前，我在街上见到过的那个流浪汉王其英！

那陡地一呆，几乎要了我的性命，他手中的刀，已然砍到了我的面前，我几乎已听到了周围所发出来的那一下叹息声，幸而我反应灵敏，就在那一刹间，我手中的大衣，也扬了起来。

牛肉刀砍在我扬起的大衣上，没有砍中我，我飞起一脚，已然踢中了他的小腹，紧接着，一拳挥出，击中了他的下颚。

王其英立时跌倒在地，在他跌倒的时候，手中的刀，也已经脱手，落在地上，当他还在地上挣扎的时候，警察也赶到了，两个警察立时将他制服，一个警察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和他打架？”

我望着那警察，真想一拳打上去，但是我还是心平气和地道：“我不是和他打架，这个人拿着刀，在街上乱斩人，我是制止他的！”

很多人围上来看热闹，但是那警察好像还是不相信我的话，向四周围大声道：“是不是有人愿意作证？”

那些人，在涌上来看热闹之际，头颈伸得极长，眼突得极出，身子尽量向前挤，唯恐落后，但是当警察一问，他们的



眼睛没有神采了，脖子缩回去了，没有一人出声，而且，我刚才还看到有两个人受了伤的，那两个人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！

王其英已被两个警察，反扭着手臂，捉了起来，他低着头，一声不出。

那警察道：“先生，请你跟我们到警局去一次。”

那警察的话，听来倒是很客气，但是却也令人感到极度的不舒服。

一件好事之后，会高兴受到怀疑的态度所对待？

我抖开了大衣，大衣上有一道裂口，但是我还是穿上了它：“好吧。”

到了警局，办完了手续，再出来时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。这时候，我忽然明白，何以所有的途人，在被问到是不是原意做证人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声的道理了，那疯子是陌生人，被斩伤的也是陌生人，谁肯为了陌生人来招惹麻烦？

才出警局大门，一辆警车驶进来，车中有个人向我大叫道：“喂，你又来干什么？”

我向警车内看了一眼，看到了杰克上校。

我道：“没有什么事，我在街上，制服了一个操刀杀人的疯子，那疯子伤了两个人，但是我却被带了来，几乎被怀疑是杀人凶手。”

杰克上校对我的话，一点也不感到奇怪，轻松地笑了笑：“再见！”

警车驶了进去，我苦笑了一下，继续向前走去，可是走